



□ 12  
2897  
4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大誥第十二 周書三

大誥 伏生尙書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史記周本紀曰初管蔡  
 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  
 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  
 以告我先王大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  
 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  
 成王命興師  
 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甲子攝皇帝若曰錫瑞謹案王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說  
 也大傳曰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居位卽居攝也  
 史公說以周公作大誥在踐阼攝政之後故可稱王鄭注云王謂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言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  
先後皆異而以王為周公攝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辰南面而朝諸  
侯仲任所引即三家尚書說然則史公云周公當時既權代王不必  
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公解禮記明堂位荀卿  
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堂無禮記明堂位荀卿  
子書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無攝王事用王肅  
偽孔謬說以王為稱成王皆陋矣不足辨孫星衍說若謂是周公  
述王命以告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  
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即周公矣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士御事應劭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錫瑞謹  
案莽用今文釋猷為道則猷字在諸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爾  
多邦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釋曰猷道也方言曰猷道也猷猷  
二字同訓為道是馬鄭與莽所用今文義同據應劭注當以猷字  
置誥字之上與莽誥之文不合恐非其義或又據爾雅猷於也謂  
馬本大誥爾多邦其義當為大誥於爾多邦茲據莽雅猷於也謂  
道則今文說以猷為道不以猷為於也鄭注曲禮箋詩思齊皆引  
書曰越乃御事正義曰大誥文則經本作越乃今作越爾傳寫誤

耳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案莽誥無不少延三字蓋省之下云洪  
惟我幼沖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為義或當如馬鄭王讀不  
少延為句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庥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今文弗造哲不遭格作往。莽誥云洪惟我幼沖孺  
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庥服事予未遭其明也思幼雅孺子當  
承繼漢家無竟之庥服行故事予莽自稱也道讀曰導錫瑞謹案師古  
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道讀曰導錫瑞謹案師古  
注義多與偽孔傳異或亦襲用服應諸家舊注本三家今文遺說  
也此訓洪為大洪大皆語詞無實義與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義同  
孫星衍據鄭注康誥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以爲此亦代  
成王之詞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孫又訓洪為逆經同訓異義  
皆失之造今文尚書作遭格知天命之格莽誥用今文作往

今文尚書文卷十二  
二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今文已作熙。莽詁云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歎辭段玉裁說此今文

尙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今文作予惟往求朕攸濟奔傳前人受命○莽詁云予

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王念孫說師古以奔走屬上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也莽大詁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三國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今文於濟字絕句則下當以奔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受命也

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于

○今文閉作比下無于字○莽詁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謂周公段玉裁說此卽經之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宥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宥王遺我大寶龜

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尙書作比于字今文尙書無之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或疑于字在閉字之上當作不敢于閉或疑于乎古通用予不敢閉于卽予不敢閉乎說皆非是師古云前人謂周公亦非莽意莽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承上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而言前人當卽謂高皇帝莽自謂不敢比高皇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則前人受命必謂文王推今文家之意亦必以爲周公云傅近奉承文王所受命予不敢比于文王也此蓋公自明攝位不敢卽眞之意今文家義殊勝若如師古之說莽不敢比前之周公公所謂比又將比前之何人耶

天降威用宥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莽詁云天降威明用宥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

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孫星衍說按釋詁云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靈龜以宥王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義如此命者大命漢書作卽命居攝踐阼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今文靜作靖○莽詁云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

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錫瑞謹案擲廊衛在鎬京之東

亦當以鎬京為西土莽以日為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經亦必以日為管叔羣弟之言謂羣叔流言云西土鎬京有大難也大難蓋指公將不利于孺子之事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今文紀作犯敘作序。莽誥云於

師古曰誕大也孫星衍說紀蓋今文作犯形相近錫瑞謹案據莽誥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今文家說如是不以越茲蠢連上文為義莽謂翟義造為西土有大難之言於是動劉信起兵之意則今文家說經亦必謂管蔡造為西土有大難之言於是動武庚作亂之心也莽云管蔡挾祿父呂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讀大誥斷句皆誤遂於莽所引今文皆不得其解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日予復反鄙我周邦**。今文疵作咎

○莽誥云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讀與疵同右讀曰祐俞樾說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日與上

文即命日同乃天段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鄙當作畷說文向部畷青也青部青愛清也畷為青即為愛清故莽誥作右右之言助也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畷聲右聲據段氏說文同在古音第一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為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畷我同邦者蓋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復也即可以說此經矣錫瑞謹案俞說也是也惟以上文即命日為天假寶龜以告之詞則與莽誥用今文義以即命為居攝踐阼日字為述翟義之言皆不相合茲節取其義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宥武圖功**。今文獻作儀

○莽誥云粵其圖功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段玉裁說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為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此用今文尙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錫

瑞謹案大傳曰民儀有十夫段說是也經云今蠶今翌日五字難通據莽詰則今文尚書疑有異惜其說不可攷予翼以下據莽詰則今文尚書疑多一終字後漢書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莽詰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曰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逋亾也播喪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庶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段玉裁說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嗚呼作烏虜。莽詰云帝不違卜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信義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錫瑞謹案據莽詰則今文尚書不違卜之上無害字莽詰於尚書王宮室王等字皆易王為帝字蓋以周稱王而漢稱帝此文易王為帝其義當同師古以帝為天帝非是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予為冲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為義故字即承王不違卜言之據莽詰則今文尚書肆予下疑多一為字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云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錫瑞謹案據莽詰則今文從遺字絕句周公自言為天所役使留遺也投艱今文訓為解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茲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今文邦作國。莽詰云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云云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錫瑞謹案莽

用泉陵侯上書令其行天子事以擬經文則今文尙書必以此爲  
周公設爲國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謀績也  
莽云義彼謂義其人江聲  
云義讀爲儀儀度也非是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王二字。莽誥云熙爲我孺子之故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  
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  
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  
卜吉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段  
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  
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則作替爲孔云廢也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僭  
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日格知天命  
日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孫星衍說漢書寧王  
惟卜用無寧王二字是今文寧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今文嗚呼作烏虜畏作威基作其。  
莽誥云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段玉裁說以大大訓不不以矣訓基  
蓋今文尙書作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  
篇卒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錫瑞謹案段云今文尙書作  
不丕其是也云莽誥以矣字訓基則非也莽誥曰始而大大矣明  
是以始訓基基始也見爾雅釋詁蓋今文作  
其而仍讀爲基非讀如姬而以爲語詞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今文丕作不。

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  
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  
之勤乎錫瑞謹案據莽誥則惟當訓思惟之惟公云舊人蓋指文  
武舊臣與公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丕不同字  
今文作不於義爲優寧王字莽誥多訓爲安王室其義迂曲不若  
鄭注以受命曰寧王指文王言於尙書全經爲合莽誥於此文以  
太皇太后代寧王則亦與以寧王爲安王室者  
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寧王爲安王室也

**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今文作天愆勞我

我國家成功之所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愆勞我  
我國家成功之所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愆勞我

帝室所謀之事段玉裁說甚秘闕古通用尚書斷無復用闕茲二字之理蓋今文尚書既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甚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甚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書無甚字勞非釋甚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莽作甚勞孟康訓以慎勞是今文尚書作甚勞二字與古文或作闕或作甚止當為一字者不同陳喬樞定今文尚書乃誤以段說古文為今文刪去勞字止作天甚我成功所段明云今文尚書多一勞字彼豈未之見耶莽以寧王為安皇帝與前以太皇太后代寧王之義不同師古分兩句讀非是錢大昕說傳訓闕為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詰文攷釋詰本云甚慎也經既以闕為甚不當重出甚字據莽詰云天甚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甚乃勞之謔字形相涉從人傳寫致誤孔傳尚未誤也錢說與段少異義亦可通偽孔傳蓋即襲用孟康語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今文忱作謹考作累○莽詰云肆予告

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誠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莽詰合江聲說淮南汜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又

說林訓曰白璧有考不得為寶是考有疵累之義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陳喬樞說師古注訓肆為陳與偽孔傳訓肆為故義異又訓累為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偽孔傳以考訓成其義迴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三家今文尚書之說為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謹古文尚書作忱古忱謹通用錫瑞謹案莽詰多增字釋經使人易曉天字以字疑莽以意增之今文特以考為累異於古文耳孫星衍云今文作天其累我以民恐未可據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今文曷作害其作敢○莽詰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為安王寧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為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詰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詰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為勝予害敢古文作予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詰用今文作敢其義為優

**天亦惟用勤甚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今文作

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畢作弼○莽詰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



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段玉裁說按上文彌作  
輔亦作輔而彌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彌故與彌我  
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段又云今文尚書  
無愆字以古文考之則是今文本作天亦惟勤我民莽誥以勞字  
代勤也茲據莽誥兩處皆  
作勞義當畫一不必從段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

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今文弗作不肯作克曷作

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  
厥子播而穫之予當築堂而構勞稼以成之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  
而收穫之意則子當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  
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孫星衍說後漢書肅宗紀  
云不克堂桓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桓疑桓是桓桓今文構作  
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肯為克也錫瑞謹案謂今文  
肯為克是也謂今文構作桓非也莽誥用今文明作構魯峻碑云

承堂弗構蔡邕祖德頌云克構其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克不  
堂構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克構克堂伯嗜書石經一用今文其所  
據今文尚書作克構後漢書構作桓乃宋人避諱改之耳據後漢  
書則古文尚書弗肯字今文作不克魯峻碑弗構作弗三家文異  
也書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又曰鄭王本  
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皆古  
文若今文異同不可攷宜從蓋闕莽誥以祖宗代寧王字  
與鄭君訓寧王為文王義合此莽誥用今文說之不誤者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文養作長○莽誥云

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  
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  
不得避親當以公義段玉裁說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  
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命既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矣乃有  
武庚等伐其子為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  
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偽孔不以此諸為周公之言故其解  
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  
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偽孔傳尤為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  
若考一例謂若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

長也其可相戒弗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尙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故莽用其說也王闔運說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先君為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案王說近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

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今文嗚呼作烏庫邦作國越作粵法作定○莽誥云烏

庫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孫星衍說爽者方言及廣雅釋詁皆云猛也猛與孟聲相近釋詁孟勉也說文云爽明也明都即孟諸明

孟通字是明亦勉也哲者釋言云智也智即明也故漢書以爽為勉助以哲為明也法者古作金與定相似故今文為定鄰聲近遊說文遊行難也或作儻故誕鄰即大難漢書以大逆訓之今文義也錫瑞謹案今文法作定與下今天降定義貫於義為優莽以亦惟宗室之儻民之表儀代經亦惟十人與前以宗室之儻四百人前儀九萬夫代經民儀有十夫義合則今文說以此亦惟十人即前所云民儀有十夫與書偽泰誓疏引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為十亂不同大誥乃周公之言公在十亂中不應自稱亦以今文家說為優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今文稽作裔曷作害○莽誥云子

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裔夫子害敢不終子晦師古曰裔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今文曷作害敢弗于從作害敢不卜從

○莽誥云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江聲說言天

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為究極之于卜哉以爾眾  
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錫瑞謹案今文作害敢不  
卜從江說近是師古用偽孔傳以往從訓卜從非也莽以祖宗代  
前寧人則今文家亦以寧王為文王前寧人為文王所用之人其  
有以為安王室安  
人者莽誤解耳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今文指作旨

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師古曰言循祖宗之  
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錫瑞謹案  
師古訓旨為美則經文作旨偽孔作指訓為指意非是莽誥於寧  
人或代以祖宗或代以安人此直云寧人未知其義如何師古云  
祖宗又云安人其意重複失之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何  
所以尊君卑臣強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  
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  
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子子以管叔鮮次周  
公旦下是以管叔為周公之弟故云誅弟攻劉向列女傳母儀篇  
趙岐孟子注高誘呂氏春秋開春篇注後漢書樊儵傳張衡思立  
賦三國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傅子通志篇皆以管叔為周公  
弟與白虎通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偽孔傳亦用今文說也漢武

氏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之下管蔡之上  
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當是  
用歐陽之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陳喬縱乃云管叔為周  
公兄自古無異說惟偽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管叔為周公弟恐  
是淺人據孔傳以改  
白虎通失之不攷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莽誥云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

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  
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  
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  
戰則勝大傳釋此經之旨與洪範篇義同王逸注招魂引尚書決  
之著龜即此傳  
加之著龜也

此書之序... 受業 桂 赤 拔 夏承慶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善化皮錫瑞

金滕第十三 周書四

金滕 大傳金滕列大誥之後葉夢得曰伏生以金滕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孫星衍說史記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孰以下必非金滕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滕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瘳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謂公也其秋大孰已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毫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啓金滕之書乃以屬于金滕耳錫瑞謹案大傳以雷雨開金滕在周公薨後則當次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僅列大誥後豈當時已合毫姑於金滕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今文弗作不。史記魯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錫

瑞謹案史公以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卽王訪箕子之歲也今文尙書作不豫論衡死僞篇卜筮篇知實篇引經與

史記同漢書韋元成傳匡衡禱高祖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

虎通續漢書禮儀志皆云不豫蔡邕和嘉鄧后諡議曰遭疾不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

○今文功作質。○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周公乃被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又魯世家曰羣臣懼太

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戚我先王也。○錫瑞案鄭元曰二公欲就文

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錫瑞案鄭元曰二公欲就文

知今文說同否。○偽孔訓戚為近。○殊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

命曰未可以戚先王。○小爾雅多與偽孔說同。○蓋出王肅一人之手

尤不可據。○鄭說稍近。○而云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今必瘳故止。○二

公之卜如其說。○則公何以卜為。○又何以下。○禱為。○蓋公惟恐卜而不吉

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身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

而自以為質也。○江聲說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為質

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記正義曰。○自以贊幣告三王

是非

為三壇同墀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今文植作戴珪作圭

史記魯世家曰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論衡死偽篇曰周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墀植璧秉圭植璧疑後人

改之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

太元規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載戴古通用也

陳喬樞說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

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

○今文冊作策

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作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史記曰告

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史記曰告

日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

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孫星衍說某為王發者發

武王名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

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邁厲為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詰訓

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說文云。○錫瑞謹案。○漢書論衡皆作策祝

本作淹疾。○史公易為阻也。○淹久也。○錫瑞謹案。○漢書論衡皆作策祝

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也。○史公引書皆據今文。○孫云古

文作王發。○非也。○鄭君以為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策書本作土

發。○今文為

得其實

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今文不作負某

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記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段玉裁說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彥徐廣說復乖異。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正義引鄭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鄭君以不子為三王不愛子孫。與白虎通說異。陳喬樞謂鄭與白虎通說同。乃從今文家說。非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 ○今文子仁若考作旦。元孫作王發。若作如。○史記曰

能事鬼神。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江聲說。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万。古文巧俗讀万。為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万。讀万能。故多材此。後人改之。之證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

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

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今文定爾作定女。祗畏作敬。畏下無嗚呼二字。寶命作葆命。依歸上多所字。今我下多其字。珪作圭。俟爾命上多以字。○史記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女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是鄭本亦有所字。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史記曰周公已令史策告

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又死偽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也禱禱所以禱已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又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墀既設筭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案今文尚書啟為開周禮卜師注引書曰開籥見書與史記合據論衡則今文作乃逢是吉史公云遇吉用故訓孫星衍說史公以為即三王而卜是大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祖考之意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今文無體字罔作無子

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錫瑞謹案君前臣名史公以此為入賀武王之詞今文尚書作且是也史記無體字史公疑訓體為幸毛詩氓體無咎言韓詩作履云幸也是體與履通義得訓幸蓋公見卜吉而喜曰幸也王其無害史公云入賀故不云幸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今文惟作維茲攸俟作茲道

也解者必以君占體解體字恐非  
念予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江聲說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茲道偽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偽孔傳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案此疑亦王肅本其父朗所受楊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也茲道屬上為句永作長故訓字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論衡感類篇曰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滕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錫瑞謹案仲任所引今文說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云翊日斯瘳是今文尚書作翊日翊即翊字  
說文有翊無翊  
**武王既喪**  
史記曰其後武王既崩白虎通崩薨篇曰喪者何謂也喪者亾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尚書曰武王既喪詩正義引鄭注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錫

瑞謹案鄭注以既喪為終喪服據白虎通用今文說以武王既喪  
證人死稱喪之義是讀喪為喪之喪非喪服之喪史公訓喪為  
崩蓋與白虎通義同羣叔流言當在武王初崩之時今文家說為  
是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於岐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郁及熊盈以畔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武王未葬以前初崩逾年事  
也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記曰成王少

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又管叔蔡世家曰管叔  
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  
子祿父據詩鄭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紂立武庚而繼公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傳據詩左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  
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當作監叛也錫瑞謹案據大傳則  
武庚祿父當是兩人論衡恢國篇曰隱疆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  
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仲任以武庚祿父為

兩人正用伏生大傳之說白虎通姓名篇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  
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名武庚則以武庚祿父為  
一人二名蓋班氏用夏侯說與仲任歐陽義不同其所言譏二名  
亦與公羊之義不合詩幽風破斧疏左定四年傳疏引大傳皆無  
立武庚三字乃後人不知武庚祿父為二人而誤刪之當以邴邴  
衛譜疏引為正又案大傳史記言三監皆無霍叔漢書地理志云  
邴以封紂子武庚邴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邴今人表管子武庚邴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叔在流言之列鄭注大傳云不及霍叔處在第四等是班氏不以霍  
無禮叔若三人同罪不得獨赦之經云若茲監又云臣我監監即  
周禮建牧立監之監武王使管蔡與武庚同監殷民非專監武庚  
其後三監滅而康叔為監若專監武庚康叔又誰監耶又案大傳  
史記皆云成王在襁褓蒙恬傳曰昔成王幼  
略篇曰成王在襁褓之中後漢書桓郁傳寶憲疏曰昔成王幼  
少越在襁褓此皆今文家說然實形容已甚之辭據大傳史記之  
文成王當武王崩時亦非甚幼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  
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政成王又曰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周公封康叔為四年建侯  
衛之年成王年已十八則成王崩時成王非襁褓可知也史記曰  
成王七年周公反政又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



王史記無避居之文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  
在強葆再加七年不過十歲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俟其長而  
歸之乃遽授之十歲孺子乎豈十歲孺子即已長能聽政乎則武  
王崩時成王非強葆又可知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尙書說成王即  
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于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  
三年歸營洛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周公冠之而論引古  
文尙書說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王肅以爲文王年十五而生  
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年矣十二月其明年  
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  
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誥洛諸  
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誥洛諸  
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鄭君則以爲武  
而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  
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  
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  
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年二  
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年  
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

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漢書杜欽傳云昔周公身有至聖之  
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  
而周公懼此亦不在襁褓之中安知未敢訓周公又抗世子法於  
公作詩貽王若在襁褓之中安知未敢訓周公又抗世子法於伯  
若在襁褓之中何以抗法盧注大戴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  
而成王之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  
成王之幼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  
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  
遂致此誤又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襁褓案六歲  
即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三歲之數或又誤  
以嗣王之初歲爲復辟之元年故少卻七年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曰周公乃告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  
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成王使武王蚤終成王少  
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武王蚤終成王少  
於魯錫瑞謹案史公雖讀辟爲避然不以爲避居東都陳喬樞云  
鄭君讀辟爲避與史公同皆據今文家說非也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所以明  
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  
禮周公也論衡感類篇曰金滕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  
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故有  
王功狐疑於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  
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  
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  
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時成王感懼開金滕之書見周公之功  
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  
也孫星衍說此秋大熟已上脫簡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爲周  
公卒後秋未穫竝言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  
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則  
此是毫姑逸文成王所作與周公所葬別是一篇毫姑篇今  
此猶小可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祝告改葬之則所  
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謂惟我小子其逆于國家應有  
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錫瑞謹案孫說近是段玉裁乃以今文爲  
荒謬謂豈有爲詩貽王之後秋大熟之前間隔若干年大事不書  
周公薨而突書其薨後之事不知史記載其事甚明王亦未敢訓

周公後尚有營洛還政奔楚反歸作多士母逸立政周官諸篇本  
有若干年大事始接以周公在豐病將沒之文段氏妄詆今文竝  
不一攷史記已則荒謬已極何反以古人爲荒謬乎陳喬樞名治  
今文曲意阿鄭乃云伏生年老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  
之事不知兩漢諸儒從無避居之說惟論衡文選之義所史記序次甚  
晰居東卽是東征與大傳相合安得以爲伏生脫去耶陳氏寧道  
伏生誤諱言鄭君非蒙所不解又案論衡引經雷電字誤當作雷  
兩邦人字誤當作國非蒙所不解又案論衡引經雷電字誤當作雷  
皆淺人據古文尙書改之也感類篇雷雨字凡二十餘見則其前  
引經當作雷雨甚明王仲任習今文故篇中引今文說辨駁二千  
餘言於古文  
家不置一辭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說。今文啟作開。史記曰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  
順鼓篇曰成王開金滕之書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恢國  
篇曰周成之開匱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輒有開匱反風之  
應皆作開獨斷言冕冠引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今文解弁字  
與古文同史公作朝服蓋今文家訓弁爲皮弁與鄭注以弁爲爵

弁稍異或據王莽傳予甚弁焉疑今文家以弁為弁急之弁其說甚鑿與史記不合未可信也異義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滕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君所引古文說以開金滕之書在武王崩之後一年與鄭說秋大熟為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又異要皆非今文義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陳壽祺云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滕之事與毫姑之事聯為一也案陳說亦無據未敢信為今文死字疑是傳寫論衡之譌其下句云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威作感亦傳寫之誤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記曰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陳喬樞說據釋文則馬本古尚書作懿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尚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為噫之代字釋名釋言語曰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今文執事一作執士○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事作士乃三家異文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今文穆作繆

冲作幼迎上無親字○史記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帝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為之變成王以泣為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乃震勸執書以泣亦為之變成王以泣為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泣為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孝天所與也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言禮亦宜之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皆引尚書大傳又杜預傳曰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鄰亦當用今文師古引尚書大傳元年乃啟金滕之書悔而還周公非其義也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  
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蓋盡起又張  
何休公羊解詁曰昔周公葬不禮天乃動威章懷注引尚書大傳  
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  
變以彰聖功又曰天之欲令成王以葬天子之禮葬公以公動怒示  
德不以公王功又曰天之欲令成王以葬天子之禮葬公以公動怒示  
公不以公王功又曰天之欲令成王以葬天子之禮葬公以公動怒示  
惟感類篇引古文家異義引古文說及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放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寤與鄭君古文說略同  
天乃雷電風雨以彰而史記魯世家又載周公為成王禱疾其後  
與鄭君古文說略同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為成王禱疾其後  
漢書云遷書載金滕多古文說疑即指此而言然史公以周公奔  
楚在反政後又與論衡五經異義鄭注尚書中論及墨子越絕書  
之說皆異或公之禱疾本有兩事或即一事傳譌皆未可知史公  
意在網羅放失舊聞不拘一說王仲任許叔重皆明別之為古文  
若兩漢今文初無是說則不必深辨之也陳喬樞必欲合鄭說於  
今文輟轉支離紊亂家法未敢附和今文說以此為周公薨後之

事則迎不得為迎周公孫星衍說迎之義亦為逆禹貢同為逆河  
河渠書溝洫志皆為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  
禮致天變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衰周公  
之德也錫瑞謹案今文說王出郊祭其說皆同後漢書和帝紀詔曰  
郊王出郊而反風注云王乃出郊祭其說皆同後漢書和帝紀詔曰  
成王出郊而反風注云王乃出郊祭其說皆同後漢書和帝紀詔曰  
衡感類篇云開置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  
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王仲任以出郊為觀變不以禮葬公出  
三家異說不同感類篇又曰成王不以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  
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  
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據此則今文家解  
築之為築大木與馬鄭王訓築為拾異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築  
拾也非是○一作天止雨○論衡云天止雨反風今文尚書當作  
止雨王引之說琴操說周金滕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

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  
則古文之天乃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雷雨是言  
之大也蓋古文則下文曰天不得言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  
文也而文則又曰天乃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也而後  
據古文改之也錫瑞謹案王說今文不得言天乃霽也而後  
文作天乃霽亦無瑞證琴操云天霽雨不云天乃霽也而後  
天止雨安見今文不即作雨乎論衡順鼓篇云周成王之時天  
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滕之書求索行事得周  
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成木復起過與止同蓋仲任所  
據今文作止也琴操云周公死成王以後有謗公于王者成王大  
怒欲囚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風雨其  
說又與今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風雨其  
文家略異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善化皮錫瑞

康誥第十四 周書五

康誥 史記衛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  
乃令其弟管叔蔡叔相武庚祿父以和民武王既崩成王少  
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  
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  
武庚申告康叔曰康叔為衛君居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  
少乃申告康叔曰康叔為衛君居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  
以而務康叔曰康叔為衛君居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  
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以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  
命之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畿內之康號  
知所在也案索隱蓋用馬注以康為圻內國名鄭注則云康號  
江聲說逸周書謚法解云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君以康為  
樂曰康康之為號有載三誼皆與康叔之相樂撫民曰康君以康為  
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未得封是則當武王時康叔實未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十一

有國及武王崩即有流言之事周公出居東都既反而居攝臚以  
 說不與合又有東征之事其時皆未皇封康叔也逮三監既誅而  
 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即當為衛國何嘗有康國乎康自是  
 號鄭說誠是馬王偽孔皆非也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衛世家無從  
 康徙封衛之文史記自序云牧殷餘民叔封始邑是叔始邑於  
 衛非始邑於康宋忠云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是其說本無徵故鄭  
 不用馬義王肅好與鄭難乃舍鄭而從馬偽孔傳即肅造而亦云  
 地闕是為臆說無疑若姓書云康叔而從馬偽孔括地志云故康  
 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此等書皆當偽孔盛行之後傳  
 會地名以實其說豈可為據而後人信之者蓋以史記云康叔卒  
 子康伯代立若是諡號不應父子同諡為康不知父子不可同名  
 未嘗不可同諡諡法周公所作為父同諡為康不知父子不可同名  
 語云周公之頌曰此其塙證若父子不可同諡當時敢以非禮  
 之諡加之周公乎今制由翰林出身者例諡文常有父子祖孫同  
 諡文者何俗儒竝此不知也春秋時魯有文公是祖孫又同諡列  
 伯中正疑同諡而妄改之譙周蓋亦以康叔為諡號也而改康伯為  
 牟伯與左傳世本史記皆不合史記周本紀康王之誥亦云作康  
 但作康誥二字者故史公云然論衡引康誥之文尚書康王之誥自

屬誤衍二字然亦當以二篇皆云康誥故致誤也必以康為國名  
 則康王之誥史公但云康誥豈亦是國名耶古今人表以衛康叔  
 封與陳胡公滿竝列班氏當亦以康為諡胡是諡號康亦諡號人  
 表第六等又有衛康叔注云封子若康叔因封康而稱康豈其子  
 亦曾先封於康耶蔡邕述行賦曰悟衛康之封疆此伯喈用今文  
 說以康為諡之明證衛康猶云齊桓晉文若以康為國名則衛康  
 之封疆又豈可通耶康乃諡號而以之名篇者疑康叔生即於康  
 為號沒因為諡史公分別康誥酒誥梓材之義以務愛民屬之康  
 誥則康當取愛民為義康誥一篇云用康似民用康父民迪吉康  
 乃心康字甚多疑康叔之康即以此為號如成王生號成王之  
 也比也

惟三月哉生魄 ○今文魄作霸 ○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  
 月哉生霸此亦當同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  
 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月古文霸借字也禮記鄉飲酒義  
 一作為生魄 ○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也禮記鄉飲酒義  
 日月三日則成魄推度災日月三日成魄八日成魄八日成魄  
 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八日成魄  
 揚子法言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今文

說皆以月初生明為魄與許君古文說不異惟漢書律曆志引三統術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劉歆異說與古經傳不同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

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孫星衍說云各攻位於其庭則今文以基為基址與鄭說基為基謀異矣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今

文男邦作任國。今文尚書男邦作任國史記禹貢又可證書釋文云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蓋一本無咸勤二字釋文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為今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

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鄭注云孟也十八嚮入大學為成人博問庶事也又注尚書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錫瑞謹案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柰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觀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之郊矣觀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况於公侯伯子男乎鄭注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賈公彥儀禮疏引書大傳注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胄審方俗于郊迎皆猶用代法之文孔穎達正義乃云禮制無以周禮無文為疑大傳毋佚篇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伏生言高宗為太子之時知人民之好惡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義相合是殷時有此制史記五帝本紀解四門穆穆云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引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



之皆有美德也賓迎四方諸侯正太子迎侯之事蓋堯將禪舜先  
 使舜居太子之職自唐虞至殷其制皆然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  
 制周禮故循殷制呼成王為孟侯其後周公制禮損益前代無復  
 此制所以儀禮無天子迎侯之文後人遂不知有此事惟伏生見  
 古書識其制耳正義又云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  
 信不知周公攝政稱天子見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諸書荀  
 子史記大傳說苑淮南論衡皆有居位踐阼之文此王若曰實屬  
 居攝稱王土無二王公稱王則成王止可稱世子古者世子之稱  
 繫於今君亦繫於先君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是  
 君薨仍可稱世子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是古者代君攝位之  
 事左氏傳曰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注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孔  
 疏云太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云立為太子者以其未堪  
 為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以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為君猶之魯桓  
 周公攝位猶之魯隱公可奉桓公為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  
 之塙證成王為太子故曰孟侯孟訓迎句侯指諸侯乃周公使成  
 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王為侯如孔疏所疑也王鳴盛據大戴記公  
 冠篇公冠為成王可稱公即如稱侯孫星衍據釋詁云侯君也太  
 子稱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稱侯星衍據釋詁云侯君也太  
 氏孫氏雖申伏義皆與伏義不符伏云孟侯謂迎諸侯非謂太子

為侯如王氏孫氏之說皆謂太子為侯顯與伏鄭之義相違又無  
 以解孔疏之惑且史侯董侯乃亂世之事豈可以證古制哉漢書  
 地理志曰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與其所撰白虎通引大傳義  
 不合陳喬樞以為班固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蓋小夏  
 侯說也然攷之史記康叔不得稱侯衛世家云封康叔為衛君不  
 言何爵後有康伯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貞伯皆稱侯伯至頃侯厚  
 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其後始稱侯索隱引伯系本庭伯作摯伯貞  
 伯作箕伯為異而稱伯則同是衛初封時乃伯爵非侯爵詩豳  
 豳也周公封康叔必呼成王者成王為太子主迎諸侯則封諸  
 侯亦天子之所有事故公竝戒成王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為周  
 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臺卿用今文說蓋今文之義如是也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今文作克明俊德。大傳曰惟  
 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  
 日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  
 行之。此之謂慎罰。一作克明明德。一作克明德。荀子正論篇  
 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使人疑荀子在  
 焚書前其所引書可據大小戴記與大小夏侯尚書同出。自夏侯  
 始昌而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與大傳異者蓋大傳多俊字乃歐

陽異文段玉裁云俊字當是本作明淺人所改恐未可

不敢侮鰥寡庸祗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今文威作畏中論法象篇

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王應麟藝文志攷證云漢人引祗祗畏畏顯民廣雅釋訓云祗祗畏畏敬也蓋今文尚書作畏蔡邕太尉橋

公廟碑曰祗厥勳庸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

王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嗔嗔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

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論衡初稟篇曰康王

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

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帝亦以冒字下屬王鳴盛說冒有岐孟子注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亦以冒字下屬王鳴盛說冒有

上進意故曰冒聞讀如汜勝之農書云土長冒概之冒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今文殪作壹左宣六年傳

引周書曰殪戎殷杜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錫瑞案揚雄兗州牧箴曰武果戎殷是今文說亦以戎殷為武王

事訓戎為兵杜氏之說不誤王鳴盛謂杜以文王事移屬武不足據信非也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

聲之誤也壹戎者一用兵伐殷也鄭本作壹與左氏傳作殪不同蓋今文作壹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眾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之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

也鄭注居攝四年隆平已至與白虎通義合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

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史記曰必求殷之賢

亾卽上所云紹  
聞衣德言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  
義聖良之名而且富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庭逮臚此句此之謂也楊倞  
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棊忱  
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桐矜章懷注云尚書曰桐矜乃身  
風俗通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棊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文選  
李善注引皆作威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示以棊之威今  
文尚書祇祇畏畏作畏天威棊謹作威與古文尚書適相反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  
往悉乃心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曰往悉乃心今文尚書作  
三年丞相初拜策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曰往悉乃心宣帝神爵  
裕開賢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封燕齊廣陵王策皆曰往悉乃心漢書  
董賢傳哀帝封董賢策曰往悉爾心漢故國三老袁良碑曰往悉

乃心蔡邕西鼎銘曰悉心在公朱公叔鼎銘曰悉心臣事文烈侯  
楊公碑曰悉心畢力三國志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烏丸版文曰  
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皆用今文尚書  
江段孫陳諸君皆不一引之未免失之目前矣

無康好逸豫乃其父民  
國艾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同好佚無長好佚又曰於戲保  
康。一作毋桐好逸。漢書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策曰毋桐好  
逸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師古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陳喬樞  
說桐古通用字如倅倅亦作空倅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無倅  
好爲無長好則倅  
有長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  
弘。今文已作熙。國語引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韋昭注  
怨不在大或大而不可爲從亦不在小或禍難起小怨左昭八年  
傳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也當於宏字  
絕句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祇服宏業已今文作熙見大誥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今

文鳴呼作於戲。潛夫論引作於戲見下。禮記大學引作新民緇衣引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文非眚作匪省式作戒。潛夫論述赦篇云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駭。韜韜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罪時乃作時亦。潛夫論又曰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韜韜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韜韜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曰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楊倞注曰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今本力作勅而作若宋本不誤江聲說觀左氏荀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孟子墨者夷之曰儒者之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生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王鳴盛說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又梁商傳商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曰以迄康乂薦皇甫規曰迄用康乂。今文若保一作如保。艾一作艾。禮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求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樊毅修華嶽碑云康艾室宇。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

人。今文則作劓。王引之說則當作劓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

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別是剽即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別蓋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則鉞莊子曰正刑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則剽亦別剽之譌說文斲字引書曰剽剽斲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別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臚臚宮臚臚在制頭庶刺案臚為去膝蓋與別同類故今文作臚臚文作別猶刑之刑今文作臚周官作別也若作則字而訓斷耳則與臚義不相當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據廷尉箴則子雲所據今文尚書正作別王鳴盛段玉裁陳喬縱說皆非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大傳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

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荀子正名篇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曰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言殷刑之允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日未

有遜事荀子致士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句女惟日未有又宥坐篇云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子維日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心惟日未有慎事王肅注曰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順轉寫之誤也案王肅引經略同荀子其注則與偽孔傳合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今文已作熙○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王鳴盛說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偽傳非也案荀子引書作凡人與下凡民罔不敬作凡人字蓋楊倞唐人避諱改之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慙○今文啓作罔罔弗慙上多凡民二字弗慙作

不敬○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敬是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曰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罔然不知畏死

者敬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案臺卿治今文學者所據孟子本當同今文故與說文引周書曰敬不畏死凡民罔不懲異訓誨為殺亦與說文作懲訓怨不同蓋今文說也

王曰封元惡大懲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

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僖三十三年傳引

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罪不相及後漢書肅宗紀鄭志趙商問引同僖三十三年傳後漢書楊彪傳謝弼傳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潛夫論榮辱篇引同昭二十年傳蓋左氏櫟括經義漢人即本左傳所謂不相及者謂不以父不慈罪其子不以子不祇罪其父兄弟亦然其義皆本經文非今文有此佚句也潛夫論述赦篇曰養穉穉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漢書宣帝紀風俗通皇霸

篇皆引書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連乃其速由四字孫星衍說速者釋言云徵也徵義同召由同說廣雅釋詁云罪也乃其自召罪說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多方曰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為句不然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今文已作熙。孫星衍說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尚書

有此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遇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今或別為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歐陽造獄別無可附疑今文說此條之義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

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得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亦引此經禮大學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命天命也  
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戰國策卷二十四引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閔策曰惟命不  
于常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父民王若曰往哉封勿

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錫瑞謹案周公居攝封康叔兩

王時事又或用宋忠說以為由康徙封衛臆說無據既明辨之矣  
惟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後扞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曉劉龔書  
曰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二說似有可疑或據以為  
康叔先封管蔡後亂之證今攷二說亦甚易解管蔡流言作亂之  
時京師亦必有從亂者惟康叔不從亂周公東征祿父康叔當有  
協贊之功故公深知其能使監殷民於衛是以漢羣臣言扞祿父  
之難蘇竟云不從管蔡之亂也或以云後扞祿父之難似乎受  
封在先攷未央宮羣臣奏云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  
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

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此蓋諸臣約舉其事未及分別其文據管  
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  
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  
上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次曰曹叔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  
叔且於魯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鮮於管封叔武於蔡封  
載皆少未得封序次甚明是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有伯邑考在內  
史公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云有後封國則伯邑考無後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去其一矣而諸臣云武王封國之外其八人皆建  
為大國不知八人中有一伯邑考無後竝未封國則已失其實矣又  
據史記伯禽殄淮夷之亂與康叔扞祿父之難是同時事伯禽當  
時乃攝國事而未定封其定封為居攝七年又在封康叔之後康  
叔當武王時少未得封皆非未至成人而受爵命者諸臣意在早  
封王子援引古事或失其真不得以文害辭徒據一時疑似之文  
反違史公之明說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五

善化皮錫瑞

酒誥第十五 周書六

酒誥 史記自序曰申以商亂酒材是告錫瑞謹案據此則史公所  
 酒誥梓材故曰申告或乃云武王封康叔於康時已作誥成王徙  
 封於衛乃取武王封叔於康之誥以申之故史記云申告不知史  
 公無是說也或又謂康誥作於武王酒誥梓材於成王故三家  
 與馬本作成王若曰不知史記周本紀曰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  
 在周公之篇衛世家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是三篇皆  
 作自周公乃一時所作此篇獨云成王若曰蓋舊史之文如是非  
 別有異義也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  
 篇俄空焉今亾夫子雲蓋因酒誥與康誥同一序疑別有序而亾  
 之故有俄  
 空之歎

王若曰 而今文作成王若曰。書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  
 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

若日注云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  
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段玉裁說按魯世家曰管叔  
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武  
王蚤終成王少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尚  
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史記又曰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尚書大  
傳曰吾死必葬我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  
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家之說固可信也錫瑞  
謹案藝文類聚引春秋元命包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  
未成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亦以成王為生稱漢書韋  
元成傳曰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  
為謚而已亦即生號成王沒因為謚之說大傳云奄君薄姑謂祿  
父曰成王尚幼矣今本多妄改為今王不知成王本生號也衛賈  
馬之本同三家而馬詆為俗儒不用其說偽孔本乃用馬說刪去  
成字詩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明云道成王之德乃成王在時所  
作毛鄭以為成是王事其說迂迴難通宋儒乃疑是祀成王詩今  
文廢而經義不明不得不歸咎於毛公馬鄭之崇尚古文者矣

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王念孫說

漢碑多用今文衡方碑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  
功以告來世廣韻曰祕告也酒誥曰厥誥茲庶邦庶士言誥告庶  
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言女常聽朕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  
曰刊石表績以誌來世祕與茲古字通錫瑞謹案王說是也張遷  
碑云刊石立表以誌後昆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本尚書舊  
注莽誥云天誌勞我成功所誌亦當訓告孟康訓慎失之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論衡謹告

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云按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

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今文無作毋。韓非

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段玉裁說按  
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蓋周時通酒誥梓材為康誥也錫瑞謹案  
據此則三篇實同一篇韓非在焚書之前其說可據彼  
執酒誥成王若曰以康誥為武王作者其謬不待辨矣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

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  
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  
是媿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  
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  
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  
謂祭祀。今文一作德將毋醉。論衡語增篇云世聞德將毋醉  
之言見聖人  
有多德之效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今文孝養二字作欽。白虎通商賈

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即如是以日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  
供養之也王鳴盛說據此是古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  
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陳喬縱說爾雅  
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為證其義與孔傳異當亦  
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尙書說也案今文以賈用二字連文為

義與詩賈用不售同  
孝養二字今文作欽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

上遊飲也此傳釋經羞者之義陳喬縱說羞者即養老之謂古者  
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  
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也江聲說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傳云逸  
逸往來  
次敘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怠在王家王曰封

我西土秉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

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大傳引酒誥王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碎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史記殷本紀曰紂大最樂戲於沙邱以酒

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俛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論衡語增篇云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為邸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

之飲亾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

之也而不言糟邸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亾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飲酒合

樂曰酣案紂作淫聲以悅婦人蓋飲酒亦作樂故史公云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也

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

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案據此則今文家以辜字上屬為句

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

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文無作母

監作鑿○中論貴驗篇曰周書有言人毋鑿於水鑿於人也鑿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案據此則今文作毋作鑿國語申

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史記載湯征曰人視水見

形視民知治不

今惟殷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

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今文男作任○今文尚書男作任見上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

手也盧辨注曰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詩圻

父箋引書曰若壽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鄭本作順壽未知今文異同何如羣經音

辨引書薄韋麓父蓋今  
古文同今本衛包改也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今文汝勿佚作女

無失○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今文作盡執拘獻○說文繫傳拘擣也○說文繫傳拘擣

說拘作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止句也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為之獻音在歌戈部拘獻合二字疊韻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溷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

聽朕茲勿辯乃司民溷于酒

受業熊羅宿袁宗濂技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六

善化皮錫瑞

梓材第十八 周書七

梓材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  
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金履祥說梓材之書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鄒漢勛說古文王曰封今文當是王曰子才也子古文或借也為之才又近土古文以虫才二字合為圭字遂成康叔之名此古文說之疏也今文曰王曰子才者子謂伯禽為魯子也才蓋伯禽之名蓋取有材能則可禽獲醜虜也魏源說大傳以梓材為諸伯禽之書其今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祝鮀述此書不名

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為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  
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後又無諡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  
先君伯禽之名故別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康叔於周公不得  
為父子康叔疑唐叔之誤兄弟之子猶子也故可稱父子引文選  
陰康氏之舞今誤作陶唐為證錫瑞謹案此皆鄉壁虛造之說非  
今文義也左氏傳云命以伯禽本不在尚書百篇中不可攷大傳  
言梓材之義似與經不相符然今古文違異甚多據論衡引彊人  
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可證今三家尚書皆佚未可專據今本遂  
詆大傳為謬史記於此篇不載其文而云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  
亦同大傳之義則今文說無梓材命伯禽之事金仁山說非是魏  
引申金說又謂今文之序當與古文序不同不知史記所載書序  
與馬鄭古文書序多異即今文之序也而史記亦以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同屬康叔與馬鄭書序同又自序云申以商亂酒誥是告  
自序用韻之文非後人所能改竄是今古文皆以梓材為誥康叔  
之書矣大傳雖以康叔伯禽並言實當以康叔為主若以周公於  
康叔不當云父子為疑則古者攝王故康叔與伯禽同在臣子之  
通封康叔在居攝四年周公方攝王故康叔與伯禽同在臣子之  
列論衡謹告篇曰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  
恃三見三管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  
悟以知父子之禮仲任用今文說康叔於周公可稱父子其義甚

明是梓材告康叔古經傳無異義無緣妄以唐叔易之  
而以梓材為命伯禽也鄒以才為伯禽名尤傳會無據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

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肆往茲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啟監厥亂為民○今文作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論衡効力

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  
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之乖異如此蓋彊戕音  
同有宥音同啟開音同為化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  
亂作擧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漢舊  
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  
書開賢字錫瑞案鄭注尚書大傳云天於不中之人恆者其  
味厚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亦用今文開賢字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今文作至于鰥寡至于

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  
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  
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段玉裁說  
此釋亦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尙書作敬今文尙書作矜  
而矜亦作鰥正其比例說文曰鰥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鰥婦說  
傳作哀鰥中故書原文孔子曰鰥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鰥婦說  
文蓋存壁之誼若今文尙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  
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速也速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  
雅雖非孔鮒之書其說必有所本蓋今文家說也今文尙書作屬  
故孔讀鰥為屬崔子玉清河王誅曰惠於鰥婦皆當從今文尙書  
者鰥即寡也錫瑞謹案此與呂刑哀敬折獄皆當從今文尙書作  
矜此為鰥寡之鰥亦可作矜彼為矜憐之矜亦可作鰥古鰥矜通  
用偽孔本皆作敬或即偽孔改之或古文以聲近假借要其義必  
非恭敬之敬也段過信偽孔本云屬婦與敬寡儷句失之又云孔  
子國讀鰥為屬今文說當如小爾雅其說尤謬崔子玉非習古文  
者未必見壁中故書其所據必是今文據崔所撰百官箴多同今  
文可證說文作鰥與崔所引書合是今文據崔所撰百官箴多同今  
也玉篇曰鰥婦姓也廣韻曰鰥姓其義皆同說文張稚讓亦  
習今文者而與崔子玉皆同說文之義則說文非必用壁中字也

小爾雅與偽孔傳同出王肅其解金滕未可以戚我先王即比附  
偽孔之說足徵同出一手皆不可據朱子疑孔傳之偽云訓詁皆  
出小爾雅最為卓見以段氏之精識豈不知孔傳小爾雅皆是偽  
書乃信小爾雅為今文說偽孔本必是孔安國原本云孔子國讀  
鰥為屬一似今古文皆不作鰥者豈許叔重崔子玉所據乃不如  
王子雍之可信乎且如其說孔子國讀鰥為屬則說文訓為姪身  
而引周書者當是假借鰥與屬非一字矣崔子玉何以用經義云  
惠於鰥婦子玉豈不識文義者若鰥非姪身當讀為屬而訓以聯  
屬屬逮試易其文曰惠於屬婦豈可通乎亦慎甚矣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

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暨猶

為之也陳喬樞說說文土部概仰塗也玉篇土部墍仰塗也漢書  
揚雄傳曰獲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獲古之善塗  
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  
也說文作塗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



斲正義曰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是古文作斲堅茨斲丹履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履

中論治學篇引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履錫瑞謹

案偉長所引今文尙書也古文作斲亦作斲說文引周書曰惟其斲丹履集韻引斲丹履斲訓閉與塗訓杜義近疑斲爲斲之譌今所傳古文尙書乃改從今文作塗或疑中論作塗爲後人用今本尙書改之非也又案上云稽田作室兩喻與大誥云若考作室厥父蓄兩喻正同蓋皆周公之辭其說相合惟此以梓材作喻則大誥所未及篇名梓材其以是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王鳴盛說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

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錫瑞謹案以此爲周公戒成王則康誥篇首呼成王爲孟侯於此又呼爲王首尾兩歧似非堦誥康誥篇首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是總告諸侯之詞蓋封康叔時侯甸任國采衛諸侯皆在故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今王周公自謂所謂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公若以此自儆而戒成王之意即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於時尙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孔廣

森以日無胥戕以下爲康叔戒王之詞與今文義不合

皇天既付中國民

○今文付作附。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人引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文已作熙趙岐注孟子

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案臺卿用今文說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康叔封此所引經亦與古文尙書無異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披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善化皮錫瑞

召誥第十七 周書八

召誥 大傳曰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史記周  
 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  
 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魯  
 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周公先之  
 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周禮疏  
 引鄭注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  
 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王鳴盛說鄭以此篇為居  
 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  
 周事故鄭以為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  
 歆三統麻以召誥洛誥為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  
 以召誥為七年皆不如伏生為可信孫星衍說史公以營洛邑作  
 召誥為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錫王朝步自周下文云周公  
 朝至于洛周公至是不稱王經文又云錫周公曰又有旦曰故知

在反政之後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大傳以為在攝政五年者今  
文異說也鄭從大傳錫瑞謹案鄭從大傳以作召誥在五年洛誥  
在七年史公劉歆以作召誥洛誥皆在七年以經攷之當以史記  
與劉歆之說為合然大傳之說亦自不誤大傳云四年建侯衛五  
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維者蓋三監既平遷邠鄘之民於洛邑以殷餘民封康叔  
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侯衛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基謀也營  
亦謀也公於四五年定其謀七年乃成其事而作召誥洛誥營洛  
大事非一時所能辦大傳言其始五年作召誥洛誥與洛誥文勢  
無違異伏生云五年營成周不云五年作召誥洛誥與洛誥文勢  
相接不得以為相隔二年鄭君過求分析之拘泥雖用伏生之  
說而非伏生之意伏生初無五年作召誥洛誥之文王從鄭駁史記固  
非孫從史公駁大傳亦非也史記本紀以為復政乃營洛世家以  
為營洛乃復政據大傳營成周在致政之前當以世家之說為正  
蓋洛邑未成制作未  
定公必不遽復政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今文惟作維越作粵○漢書律厯志  
曰三統厯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

且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  
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粵若  
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粵六日庚戌粵五日乙卯皆作粵師  
古曰今文尙書之辭是今文作粵也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  
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  
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史記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  
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

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  
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今文惟太作維大○大傳曰成王在豐欲  
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

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段  
玉裁說按洛惟太當作維大錫瑞謹案宅疑亦當作度今文尙  
書宅為度史記漢石經可證漢人引三家尙書三家詩宅皆為度  
逸周書有度邑篇言營洛之事詩靈臺篇云經之營之毛傳經度  
之也箋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是度與營義同大傳云營  
成周是其義當為度此云宅疑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如洛惟太  
當作維維  
大之比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今文越作粵○漢書律厯志云其三月  
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孟康曰肫月出也。今文一作維丙午蠶。玉裁說此蓋惟丙午肫之異文。今文尚儒引經異字。維丙午蠶。段玉裁說此蓋惟丙午肫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肫作蠶。肫從月。出蠶與出雙聲。方言蠶作也。廣雅載出也。疑漢書本家尚書異文。不同漢儒所引。自屬今文。未必即出漢書也。王伯厚不云出漢書。漢志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則漢志自作肫。非後人改之。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書作維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攻位之事。七十里。本作七百。里。今從江聲。王鳴盛攷定。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玉裁說達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徧達通也。今文尚書達觀作通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王商等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地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目定。天之於天子也。祭地於大折。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徒。新邑定。郊禮於雒邑。明王聖主。事天也。地必於國。郊明。祭神。明章矣。天地曰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辛也。後甲三日丁巳也。皆可以用牲于郊。牛二。五經異義曰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尙書曰丁巳。皆用牲于郊。牛二。五經異義曰春秋傳郊以正月。魯及日。皆不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竝事。變禮。今成王命也。五經通義曰祭不從。卽已。下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漢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改祭禮曰。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也。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後漢禮儀志曰。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也。南郊說據此。經爲郊。地周書作維解。但云設丘兆於南郊。以爲上帝當

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議牛  
 二乃加牲告徒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  
 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以三  
 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又曰社稷以三  
 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又曰社稷以三  
 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王之  
 故自祭也錫瑞謹案白虎通所引今文義皆出今孝經說周禮疏  
 引孝經不可徧敬故立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  
 五穀之祇書疏引曰社為社神稷為穀神玉海郊祀引曰勾龍柱  
 乘是配食者也風俗通祀典篇引曰社五穀之長也穀眾不可徧祭故立  
 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眾不可徧祭故立  
 稷神以祭之禮郊特牲疏引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穀眾不可徧祭故立  
 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眾不可徧祭故立  
 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所引同是援神契即今  
 孝經說今尚書說與今孝經說同故白虎通引之足以見漢時諸  
 經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

駁異義亦用今文之說王肅好與鄭異乃以社稷為勾龍柱乘而  
 聖證論馬昭已駁之偽孔傳同肅義此偽孔傳出於肅之一證論  
 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亦同今文  
 之說而又引左傳禮記勾龍柱棄之文並云傳或曰炎帝作火死  
 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是漢人異說有以禹為社者漢  
 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  
 稷配食官稷淮南子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為社云再特于郊牛犛  
 義塙也續漢祭祀志注引鄧義難社土神云所以用三牲者立社  
 斗者后稷配祭也社于新邑牛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  
 位祀勾龍緣人事故也社于新邑牛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  
 義以牛二為后稷配與王商等議不合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  
 乃古文義仲長統荅鄧義難以為社祭土神用三牲為立社雜解曰  
 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驛土中央登以  
 黃土與白虎通義合獨斷曰天子社稷二壇方廣五丈社稷二神  
 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  
 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  
**殷不作**  
 禹貢酒誥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今文越作粵男邦作任國今文尚書男邦作任國見

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  
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亦大也王  
念孫說用雜誥文也隸書丕字或  
作卒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為平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又何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  
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  
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  
以其命賜周公所賜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陳喬縱說鄭君此  
注是用今文家說故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  
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  
大弓為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錫瑞案陳說非也公羊傳  
曰璋判白弓繡質大弓也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為三物璋判白  
也弓繡質大弓也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為三物璋判白玉  
曰青繡質大弓也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為三物璋判白玉  
所以封魯公者天子之寶龜也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為三物  
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龜與繁弱弓也禮記  
繁弱之當訓與若皇父之二子之義謂封父龜與繁弱弓也禮記

明堂位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是封魯公有大璜封父龜大弓與祝鮀說同公羊傳不言  
璜而言璋其說稍異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璜璋  
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叻公以圭璧璜  
璜璋為五玉與白虎通以珪璧琮璜為五瑞說同辯規又以當  
時為五玉盡亾則魯之分器若夏后氏之璜亦當在內傳不言璜  
而言璋者以郊天之物故特舉之然則公羊與左傳記誤以封父為  
合公羊亦非謂魯之寶玉大弓內無璜也鄭注禮記誤以封父為  
國名故不知左氏傳之分器既非封魯之分器則當是特賜青純遂  
疑寶玉大弓非封魯也然鄭云蓋則亦以無明文為疑辭陳氏曲意  
此致誤之所由來也佐其說然何劭公之說具在何嘗以為成王  
阿鄭乃援何劭公以佐其說然何劭公之說具在何嘗以為成王  
特賜周公乎何劭公以幣為束帛今文說不誤也  
當亦治今文家說者以幣為束帛今文說不誤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據論衡引下文作於戲例之今文嗚呼當作於戲以大誥例之曷字

當作害其奈何四字重複或疑當無奈何二字陳喬縱說據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出今

文尙書可知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

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今作瘝俗字當作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

今文嗚呼作於戲壽考作者老。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父大臣惟國之

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考老師古曰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今文嗚呼作於戲。說

文言部誠和也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石部暑暫岳也周書曰畏于民暑讀與巖同據說文引書丕上無其字畏上不連顧字當上屬為句今文

或亦當同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白虎通京師篇曰王者京師必擇土中

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

洛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婁敬傳曰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道里均矣有德易

以王無德易以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新序善謀篇引同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

為中謂之洛邑新書屬遠篇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

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雜則土之中也此皆今文說以土中爲道里均兼有懼慎易亾之意也仲任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與歐陽說同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足利古本介作途段玉裁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今文監作鑒。後漢書崔駰傳駟獻書戒寶憲曰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文嗚呼作於戲。論衡率性篇曰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

衡率性篇曰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孫星衍說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者疑竝上今王嗣受厥命變其詞非經文異字錫瑞謹案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故仲任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非嬰孩所能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而增麻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上下勤恤則國治民安民安則天悅而受永命今文義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今文友民作有民○續漢律麻志曰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蓋今文尙書作有民如牧誓友邦史記作有國不作朋友解也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受業龍鍾涉袁宗濂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善化皮錫瑞

洛誥第十八 周書九

洛誥○今文作雒誥○大傳見於諸書稱引者皆作洛誥史記漢書亦作洛誥而他處用雒邑字又作雒疑洛誥字作洛乃後人改之石經多士篇洛字作雒

周公拜手稽首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後玉裁說按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頹而後拜手

曰朕復子明辟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俞樾說漢儒亦以復爲

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  
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已將歸政而  
初非以歸政為復子明辟也錫瑞謹案漢羣臣引逸書之奏必出  
於劉歆漢書律厯志引劉歆三統厯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  
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奏所云必指復政  
成王不專指營維復命一節且以復為復命於此文猶可通而王  
莽傳又曰孺子加元服復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書  
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書  
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云復還  
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  
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不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復  
不得曲徇宋人謬說凡此諸文皆當解為復政而不可以復命解之  
反易漢儒古義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選文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案下文皆云不敢以作不為長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瀍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

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師古曰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孫星衍說洪範云惟辟玉食則知食為玉食此土也師古注玉為玉兆非是

佯來以圖及獻卜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佯來以圖孟康曰佯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

段玉裁說按佯字疑本轉寫俗加人旁羣經音辨曰平使也人作也書平來以圖錫瑞案古文作平子政引今文或作佯也今文不盡同於古文不得以說文所無之字疑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白虎通京師篇云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

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今文佯作辨視作示○王應麟辨

文志攷漢人引經異字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錫瑞謹案佯平一字平辨一聲之轉平與辨蓋古今文之異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

秩平章今文作辨章例之作辨者當是今文尙書  
鄭注云仲來來者使二人也未知今文義同否

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

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禮

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

襲也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

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

節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

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

咸秩無文漢書郊祀志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

方進傳曰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無文注孟

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曰傳曰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

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王引之說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

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

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

亂也翟方進傳曰文亦當作無紊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

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

視者公侯伯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案王說攷之漢書風俗通皆

合魏封孔羨碑秩羣祀于無文漢人今文義當如是陳喬樞以無

文爲從殷之質非也

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釋文

上音越一音入實反陸氏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今

文教工作學功。大傳曰書曰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

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

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

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

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侯康說按此

篇上言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以功作元祀下言女其敬識百辟享

停宗將禮稱秩元祀則謂諸侯奉祭祀而效功與前後義合又後案云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效功正此時情事然則實勝古文教百工之說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其慎其往段玉裁說較今本

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慎其往段玉裁說較今本

多慎字足利古本同此疑妄增也揚雄尚書箴曰書稱其朋用雜

誥與爰延說同錫瑞謹案李注引書多慎字於義為長據爰延說

為慎所與今文尚書當有慎字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

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周公輔政慎於其

慎字

**無若火始燄燄**○今文作毋若火始庸庸○漢書梅福傳福上書

防之亦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之

則至熾盛矣侯康說按庸燄聲相近左傳文十八年閭職史記齊

世家作庸職說苑復恩篇作庸織閭古讀如燄小

雅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對策作閭妻是也

**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爨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仵嚮**

**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今

作熙曰不享上無惟字○鹽鐵論散不足篇云書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漢書郊

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言祭

享之道惟以絮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又

谷永傳永對曰絕卻不享之義義古儀字蓋引此經師古曰卻退

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日天不祐之不歆享其祀

也後一說與郊祀志義同趙岐孟子注曰享多儀謂享見之禮多

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享案孟子與鹽鐵

論引經皆無惟字疑本無之谷永引有惟字或併下文凡民惟曰

不享引之耳據孟子與桓寬引經則亦不專以享為享祀書正義

引鄭注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

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解與趙岐合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說文攷

分也周

文攷

分也周

分也周

分也周

分也周

分也周

分也周

書曰乃惟孺子攸疑今古文同書正義引鄭注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與說文合當於頌字絕句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大傳曰大

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耆已藏祈樂已入歲

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

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

提攜出入皆如之書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是教農人以義也以

為其明農哉之證孫星衍說此大學小學造士之法周公致仕則

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為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

三公退老者為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公致政當為鄉老

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即致

政豈得歸鄉里坐門塾為大夫士之事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侏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今文答作對揚文武下有

大傳曰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

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者為文爨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廟

之中續乎其猶模續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

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

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

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磨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

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

見之也鄭注辟法也擗弁或作振非當言拊帚杙者繫牲者也模

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椽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

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

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似讀曰播播然變

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尚然而况尊貴者乎漢書王

莽傳曰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陳喬樞說周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尙未定宗祀之禮也  
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乃是改殷禮  
而行周禮周尙赤故用駢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駢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  
卽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錫瑞謹案陳說與大傳易犧牲之義合  
爾雅揚訓續祖文宗武是繼續文武之德烈也三國魏志潘勗作  
策命魏公曰奉對天命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靈帝  
制曰將何以奉答天意對亦作答蓋三家文異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漢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  
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今文作光明于上  
下四方上無于字

大傳曰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  
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  
揚武王之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  
相襲也鄭注聖言太祖段玉裁說凡今文尙書例用旁字凡古文  
尙書例用方字古文尙書勤施于四方方人依古文尙書改也揚雄  
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尙書也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于  
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

所改耶錫瑞謹案段說非也四方者方面之方自應作方旁作者  
旁溥之旁自應作旁非可以古文作方今文作旁例之謂一皆作  
方一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豈皆古文無  
今文亦豈皆後人改之耶段改旁作爲方作以爲古文失之專輒  
茲未敢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銘曰勤施  
八方旁作穆穆伯喈用今文者是今文方旁字分別甚晰又楊公  
碑曰旁施四方維明旁方字亦分別甚晰大傳畧說載東郊迎日  
辭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喬  
樞云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  
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

迓衡不迷○今文迓作御。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延康元年詔曰  
御衡不迷今文於迷字絕句案此或以舜在璇機玉衡

烈風雷雨不迷比之  
公之攝猶舜之攝也

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

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錫瑞謹案命公後卽下文王命周  
公後王爲公立後而留公自輔也

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  
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何休解詁曰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  
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  
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  
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  
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  
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  
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慎篇曰昔成王封周  
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  
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曰昔  
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受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  
寵不加其後此皆先文之義而其說不同蓋兩義皆有之公聽伯  
禽就國一則使天下之心乎周二則不使伯禽更襲其尊寵也宋  
人乃以命公後為命公留後治雜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  
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公留後  
治雜且留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無此官名毛奇齡已辨之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  
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千乘篇云國有四輔輔卿  
也卿設如四體又保傳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  
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  
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  
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聚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  
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  
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  
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  
谷丞傳丞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  
弼前疑後丞也下引此經是四輔即虞之四鄰故文王世子曰虞  
夏商周有師保疑丞疑丞疑丞疑丞疑丞疑丞疑丞疑丞疑丞疑丞  
幹四輔之事孔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王舜為太師與四輔之政  
皆授四輔之職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蓋用今  
文之說莽為太師自比周公孔光為太師比太公王舜為太師比  
召公甄豐比史佚也後漢書桓郁傳寶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  
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  
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今文無作毋哉作  
我○漢書元后傳王

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下

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詩正義引鄭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鄭注堯典

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錫瑞謹案鄭以文祖即明堂本尚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可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維詰之文祖唐虞曰文祖周曰明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文經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即此文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祖之解此處今文說無可攷恐不同於鄭義也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今本尚書作弘

朕恭莊寶琛說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為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維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也錫瑞謹案大傳云以揚武王之訓莊說與今文義合當於宏佚絕句共字屬下讀共奉也共孺子來相宅謂奉孺子來相宅也段玉裁云偽孔釋恭為奉則恭本是共字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詩正義引鄭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

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案鄭以文祖為明堂陳喬樞以為今文說恐未可據說見前  
伴來愆殷乃命寧詩正義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也蓋營維邑猶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洽洛者慎謂武王也蓋營維邑猶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洽洛者慎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陳喬樞謂江說於誼為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維納延於伊瀆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倉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維邑而後去是營維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為之此今文尚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與周本紀所載同



予以秬鬯二卣日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

王正義引鄭注曰禋芬芳之祭日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案鄭

注與僞孔說異未知與今文合否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仲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

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今文冊作策○漢書律厯志曰是歲十

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錫瑞謹案班志所引乃劉歆三統術劉以烝祭歲命作策為一時之事在攝政七年十二月戊辰晦伯禽於十二月晦始受策為一歲之事不得就國故俾侯于魯在成王元年劉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為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法故云伯禽朔之文又云伯禽侯魯者乃舉是年大事以紀歲之法故云伯禽也鄭君誤會劉旨以命伯禽即為元年正月朔日之事故以烝祭

上屬云歲文王辟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茲以經文攷之經云戊辰有日無月在十有二月有月無年於末結之日惟七年則當為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無疑古人作法多倒裝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四句文法一氣命後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公乃大事故又復舉其文云王命周公後二月策逸諾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在十二月之戊辰日也而作策為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七年據此文足知此篇以上皆周公居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即變其文云周公告商王若曰異於前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簡而明也若以今人文法例之則當以十有二月列戊辰之上而以七年冠於首然尚書二十九篇惟洪範金縢篇首冠以年而月日不悉具則古史書事與今人異十有二月作策既屬元年正月下文何疑矣鄭以烝祭與歲分為兩時兩事作策既屬元年正月下文何疑矣鄭以烝祭與歲分逸告在十有二月惟七年也即以十年正月二月惟七年屬於中言之然年月日惟七年也即以十年正月二月惟七年屬於中首尾決裂且作策命後已見於前而王命周公後二句既不連在十有二月言之無故復舉其文毫無意義古史書事當不若是之拙如鄭說非將經文顛倒移易其義萬不可通凡解經當論其是非不可徒爭門戶江聲王鳴盛陳喬樞皆曲通鄭說然以經文案

之無一通者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是馬同劉歆說今文義當如是偽孔以烝祭與告文武為一事其說較鄭為優而以烝祭歲為十二月之明月與漢志不合則亦失之

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太室裸也

又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錫瑞謹案此經今文義無攷據大傳虞傳曰向考大室之義唐虞賓此言禹受舜禘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上考舜受堯禘唐虞賓之故事也受終在文祖文祖即周之明堂中有大室故曰大室之義周公攝王律以兄終弟及之義本可即真逸周書武王有兄弟相後之命公不受而復致政成王其義同於禘讓故用禘讓之禮公居賓位成王為主人王賓即屬周公受終在明堂故云王入大室裸正與尚考大室之義唐虞為虞賓義同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年○今文冊作策○大傳曰七年致政禮記明堂位周書明堂解史記魯世家漢書律麻志韓非子說難淮南齊俗訓皆云周公

居攝七年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曰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鄭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錫瑞案文王得赤雀見於尚書中候我應周武王紀漢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鈐大傳五行傳史記周本紀漢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說畧同論衡初稟篇曰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則武王受命於天用雀與與魚為雀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受命於天用雀與與也仲任所引乃今天家博士之說雖仲任不取其義然可以見今文家說與鄭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義鄭注據緯書故同今文說也尚書中候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義鄭注據緯書故同今文說也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作樂而治鸞鳳見萇莢生

受業  
龍鍾  
袁宗濂  
校

